

偶翻民国年间由金秉甲等人所编的《金石书画展览物品纪略》小册，颇有所获。该书由山东省进德会于1934年铅印，今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进德会为当时山东省军政机关公务人员的组织，其委员张子仁为“提倡艺术，阐扬文化”，发起筹备金石书画展览会。筹备委员由王献唐、辛铸九等十七人组成，他们都是享誉一时的学界名流。展览于1933年11月15日在山东济南举行。会上举凡“钟鼎彝器、碑碣砖瓦、金石拓片以及近代闻人书画名迹都五百余件”，并特意甄选“金石书画内择较精之品，或与山东文献有关者，摄影印附”，此书即为该展览的出版物。有意思的是，书中选刊一件梁启超（1873—1929）的《英雄独立图》乃他书所未见者。以笔者所寓目之书画计，至今也未见过梁启超画迹，因而对此画的探讨，就显得尤为必要。

书中所刊载黑白图版外，尚有文字著录。先是实录画中题识及印鉴：“又新老棣从余最久，今去欧洲游，临行宴别，唱酬颇盛，余为作画，翌日为国柱石，要如此画意，英豪造时势，独立成大名。辛丑春日潜斋梁启超于新嘉坡旅舍。方印一（潜斋）朱文”，然后再对绘画本身作简单描述：“右轴纸本，纵三尺九寸，横一尺九寸五分，写惊涛骇浪，怪石突出，一苍鹰踞其上，造意用笔，具有凌云气概，非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者，曷克臻此？章丘辛氏藏。”“辛丑”为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时年梁启超二十九岁。就画作来看，所绘为水墨写意，很有明代宫廷画家林良的笔意。所写怪石突兀嶙峋，墨色层次分明；而鹰则介于似与不似之间，意笔草草，立于巨石之上，远望大海。从题识可知，此画是梁启超为弟子又新所绘，因其赴欧洲游，故绘

梁启超偶擅绘事

此图以资勉励，期望将来能“英豪造时势，独立成大名”。其用心之良苦，尽现毫端。

无论就现有的文献，还是传世画迹而论，此画都是笔者所见唯一一件署款为梁启超的绘画。在近代杨逸所著《海上墨林》中，论及梁启超，称其“文字之暇，兼喜学书，宗北魏，于龙门造像有心得，取神闲雅，绝无猛犸之气”，但对其兼擅绘画之事则只字未提。这就说明梁启超并未以绘事闻知于世，此画的发现，或可为其早年的笔墨余事拾遗补缺，略窥其早期行迹。据时人吴天任（1916—1992）编著《民国梁任公先生启超年谱》记载，在1901年（即梁启超作画的同一年）阴历二月三十日（阳历四月十八日），澳洲有一个叫郑秋蕃的画家，赠梁启超一件《飞鹰搏鸢图》和《雪港归舟图》，梁氏还专门写了一首长篇古诗《赠别郑秋蕃兼谢惠画》答谢：

鲁虬漆室泣，周鑫藜纬悲，谋国自有肉食辈，干卿其事，胡乃长叹而累歎？覆巢之下无完卵，智者怵惕愚者嬉，天下兴亡各有责，今我不任谁贷之。吾友家阳郑秋子，志节卓犖神嵌崎，热心直欲炉天地，视溺己溺饥己饥。少年学书更学剑，顾盼中原生雄姿，此才不学万人敌，大隐于市良自嗤。一棹渡海将廿载，纵横商战何淋漓，眼底驳罗世界风俗之同异，脑中孕含廿纪思想之瑰奇。青山一发望故国，每一念至魂弗怡，不信如此江山竟断送，四百兆中

无一非男儿。去年尧台颁衣带，血泪下感人肝脾，义会不胚走天下，日所出入咸闻知。君时奋臂南天隅，毁家纾难今其时，悲歌不铜驼泪，魂梦从依敬业旗。誓拯同胞苦海苦，誓答至尊慈母慈，不愿金高北斗寿东海，但愿得见黄人捧日，崛起大地、而与彼族齐骋驰。我渡赤道南，识君在雪黎，貌交淡于水，魂交浓如饴。风云满地我行矣，壮别宁作儿女悲。知君有绝技，余事犹称老画师。君画家法兼中外，蹊径未许前贤窥；我昔倡议诗界革命，狂论颇领作者颀。吾舌有神笔有鬼，道远莫致徒自嗤；君今革命先画界，术无与并功不啻。我闻西方学艺盛希腊，实以绘事为本支，尔来蔚起成大国，方家如鲫来施施。君持何术得有此，方驾士蔑凌颇离（英人阿利华士蔑，近世最著名画师也。希腊人颇离奴特，上古最著名画师也）。一继脱稿列梳会（君尝以所画寄陈博览会，评赏列第一云。博览会西名曰益士彼纯，又名曰梳）。万欧（谓欧罗巴人也）啧啧惊且咤，乃信支那人智力不让白哲种，一事如此他可知。我不识画却嗜画，悉索无遗良夙痴，五日一水十日石，君之惠我无乃私。棱棱神鹰兮历历海屿（君所赠余画，一为飞鹰搏鸢图，一为雪港归舟图，皆君得意之作也。雪黎港口称世界第一，画家喜画之，而佳本颇难），缙以科葛米纳兮藉以芦丝（西人有一种花名曰科葛米纳，意言勿忘我也，吾译之为长毋相忘花。芦



梁启超《英雄独立图》影印本

丝即玫瑰花。君所赠画，杂花烘烘，秾艳独绝。画中之理吾不解，画外之意吾领之。君不见鸢鸟一击大地肃，复见天日扫阴霾，山河锦绣永无极，烂花繁锦明如斯；又不见今日长风送我归，欲别不别还依依，桃花潭水兮情深千尺，长毋相忘兮攀此繁枝。君遇我兮君画，我报君兮我诗，画体维新诗半旧，五省六燕惭转兹。滕君一语君听取，人生离别寻常耳，桑

爱穿人字拖的罗汉

117.4厘米。所绘罗汉具有头光，面相怪异，表情幽默。他身披袈裟，上面的纹饰被描绘得细致入微，其装饰样式与刘松年的另一幅罗汉画《猿猴献果图》如出一辙。罗汉双手持杖，惬意地坐于屏风前的藤墩之上。引人注意的是，他竟然光脚穿着一双“人字拖”。

人字拖，即平底人字拖鞋，也叫“夹趾拖鞋”，在当今十分流行。单听其踢踢踏踏的发音与节奏，就已传达了随意、轻松、自在与任性。当代，将人字拖发扬光大的要算日本和巴西了，因为日本有典型的木屐式人字拖，巴西则有舒适的胶质式人字拖，均名满天下。人字拖的结构虽简单，但有诸多设计与搭配的可能性，因此这种充满自由精神和随性感应的鞋款受到设计师们的欢迎，被应用于各种时装表演中。人字拖还是当下最充满争议的话题之一：商家们倡导穿“人字拖”会让脚蹼、小腿和大腿变得匀称，会对腿部健美起到妙不可言的作用；医生们则宣称穿“人字拖”有害健康，会引起关节疼痛、脚蹼扭伤等一系列脚部问题。争论虽在，但未有定论，至今的时尚达人仍以穿人字拖为荣。例如当代歌坛天后王菲无论冬夏都爱穿人字拖，被人们称为传承人字拖时尚的明星。

图中罗汉所穿的人字拖简洁精美，具有三根红色系带，其最高端嵌了一颗宝石，宝石周边镶嵌有花边。人字拖的鞋底设计成多重弧形，十分合脚。它堪称史上最精致的描绘细致细腻的人字拖图像。

罗汉面前绘有一位弯腰仰首的年轻僧人，手持经书，似乎在向罗汉请教，神态谦恭。而罗汉则在沉思，好像正在思考如何回答僧侣的问题。年轻人带袜穿着一双编织得较为精致的草鞋，这双草鞋与罗汉的人字拖

构成鲜明的艺术对比。

南宋时出仕广西的官员周去非（1135—1189）是一位地理学家，他在《岭外代答》中的《皮履》中，记载了交趾（今越南）人穿的两种皮拖鞋：一种是以皮为底，中间有一个一寸多长、带骨朵头的小柱，用脚趾夹住行走；另一种具有十字形的红皮，倒置其三头安在皮鞋底上，脚穿起来可以行走。他认为这些皮拖鞋的形状，和当时画中的罗汉穿的一样。还认为这种拖鞋是闲居时所穿，交趾地近西方，其服饰已似之。周去非在此书的《故临国》中描写故临国（与当时的阿拉伯帝国相邻）人也穿着红皮拖鞋，也和画中罗汉所穿的一样。

在宋代美术史上，的确如周去非所述，这一时期的许多罗汉图像中的罗汉均穿着人字拖。例如，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有十幅南宋金大受所画的《十六罗汉图》，其中的数位罗汉均穿人字拖，甚至有两位罗汉的侍者也穿着人字拖。画家们在表现罗汉时，热衷于让他们穿着人字拖，看起来十分休闲，说明宋人心目中的罗汉是悠游自在、淡定自如的。

宋代的苏东坡、黄山谷、秦少游等文人们莫不爱好罗汉画，在罗汉画上题赞更成为时尚，后世文人争相仿效。从题赞内容来看，这一时期已不再热衷于考证罗汉的生平史实，也不在于顶礼膜拜，而是倾心于那种具无量神通、又能清静自持、任性自然的本色。这种风尚既是受到当时盛行的禅学的影响，也受益于魏晋以来的道家思想，脱离了宗教的肃穆性，融入了生活的鲜活。因此，画家刘松年能对罗汉做这样生动的艺术刻画是符合当时的时代语境与社会生活特征的。

（来源：中国文化报）



罗汉图(国画) 117.4×56厘米
南宋 刘松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罗汉图像在中晚唐兴起，盛行于五代宋元，传承至明清时期，至今仍深受人们喜爱。罗汉图像在宋代盛极一时，不但文人、贵族喜欢欣赏，商人们勤于供养，而且画家们也乐意创作。因此从十六罗汉，到十八罗汉，到五百罗汉，均有诸多描绘。罗汉图像的鼎盛期以两宋最为突出，至今在日本还藏有许多宋代罗汉图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南宋刘松年所绘的《罗汉图》，此画为绢本设色，纵56厘米，横

男子蝇头小楷抄《红楼梦》：两年写坏41根毛笔

一张宽大的长条桌上，整齐摆放着同巨涛的文房四宝。

他是个挺讲究的人。毛笔洗的干干净净，桌子上一尘不染。书桌旁摆着一幅装裱好的字，上书“宁静致远”。

同巨涛爱书法，尤擅楷书。两年时间，笔耕不辍，手抄四大名著《红楼梦》，最特别的是，为抄这部浩瀚巨著，他用坏了41根毛笔。每个字也就1.2毫米大小，堪称真正的蝇头小楷。

14岁练书法 每天笔耕不辍

同巨涛的家在西安市户县草堂营村。古时书圣王羲之刻苦练习书法，留下了洗墨池的千古佳话。他的每个字也都是千锤百炼，才有现在的功力。“我14岁的时候开

始和爷爷练习书法，要说起步不算早，但是自古有云，勤能补拙，每天笔耕不辍，才能写出好字，才能体会到书法的博大精深。”

书山有路勤为径，同巨涛的字全靠抄书得来。2010年，他开始抄写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两年里，他每天都坚持抄写一段，“这段时间我从没间断过，练习书法要靠恒心，一断，惰性就出来了。”两年后，一部《三国演义》终于完成。

抄写完这部巨著，同巨涛来了兴趣。他的楷书越写越好，蝇头小楷也越写越小。他决定，继续抄写另一部巨著《红楼梦》。

每天写千字 两年写坏41根毛笔

《红楼梦》这部不朽之作共有70余万字。同巨涛给自己定了计划。每天写1000

个字，每个字都只有1.2毫米大小。

记者看到他写在宣纸上的手迹，几乎每个字都是一般大小，笔法工整、字迹隽永、气韵洒脱。“我每天按照自己定的这个标准去写，从不空缺，这部书用了整整两年时间才抄完，还算不错，我挺满意。”

同巨涛告诉记者，为了抄写这部《红楼梦》，他几乎把一本书翻得散了架，用坏了41根毛笔。“我准备把这些字都装裱起来，没事了看看，写这么长时间，挺有感情的。”

同巨涛告诉记者，他现在有个新的目标，准备将四大名著全部用楷书抄一遍。“我挺享受现在这样的生活，每天写写字，在书香墨香中找到自己的快乐。”

（来源：三秦都市报）

毕加索：一只闯进艺术界的安达卢西亚公牛

毕加索曾说过：“我的作品就像是一部日记。”英国传记作家约翰·理查德森作为毕加索的密友，获得了包括日记、论文、画作在内的第一手材料。《毕加索传：1881—1906》（卷一，共四卷）以800余幅毕加索及其亲友的肖像勾勒出他的生活与创作轨迹，以及二者存在的密切联系，由此揭示出其创作过程中秘而不宣的心路历程。

眼睛始终贯穿于毕加索创作的主题，他走近大自然，街景集市，底层人物的一举一动都在他凝视的眸子之中印刻。对女性的“强烈凝视（mirada fuerte）”唤起的情欲，即是毕加索创作的秘密：在对狄奥尼索斯的狂热崇拜中，手持一把安达卢西亚式的钥匙，欲求以艺术打开爱欲之门。正如他所说的，“作品、性、烟草是他全部的嗜好。”每当毕加索生活中的女性有所改变的时候，也

就意味着与之相关的所有事情随之发生变化，对于创作来说，介入到他生活里的女性会触发一种新的风格。

毕加索所属的星座——天蝎座代表着生命和死亡，性情极端且自相矛盾，这种变色龙般的意识，不断被当时的评论家所误读，他们将毕加索这种看似游戏人生的率真之举视为自我认同的危机，但事实上这不过是为了掩盖他自身对日常生活的焦虑罢了。他性格的双重性：神圣与世俗，恶魔与天使，神秘与现实，挫败与对抗……都在其作品中有着戏剧性的体现，双关和隐喻比比皆是，有的不言而喻，有的晦涩难解。

安达卢西亚式的凝视酝酿出毕加索对爱的渴望，同时也赋予他好斗的个性，大男子主义的张扬。从幼年起，他就对斗牛题材产生浓厚的兴趣，最终他以《黑色斗牛士》取得

不一样的齐白石



双峰楼图(国画) 齐白石

“我”和“画儿”是一回事

七十多岁的齐白石有一段时期构成意识特别强。六十多岁的时候，似乎不太明确构成是怎么回事，八十多岁又进入了另一番比较自由的构成阶段，就是七十多岁的时候构成意识特别严谨。构成是一种既符合客观实际，又符合视觉规律的主客观统一的创作方法。偏客观就太实，偏主观又显得是在编、在造。“夹生”的构成就是一种几何图形的重复或者程式化笔墨的重复，缺乏生机。

崇拜

关于齐白石和新风霞，多传于杂志报端，很多人乐此不疲。原因不外有二：男女是人比较本质的问题，这个话题，太古老，又太时兴。恐怕只要人类存在，这个话题还要永远时兴下去。老年人以自己垂老的生命一端，关注、珍惜、热爱生命的另一端——既年轻又是异性，这本来没有什么奇怪的。我们身边不是也有老太婆偏向小伙子的例子么。第二说美。齐白石是把美传给别人的专门家。如果他感受美、体验美、传播美，那么我们今天还能感受到那么多齐白石留下的美么？每一个人都是以自己的位置去理解齐白石。还要补充一点，就算第三点吧，也不排除年轻人对异性成功者的仰慕和崇拜，男女亦然。

五子登科背后的故事

“五子登科”是有着真实故事的典故，在《三字经》中有这样的讲述：“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五代时期，燕山人窦禹钧教育儿子很有方法，他教育的五个儿子都很有成就，同时科举成名，真可谓光宗耀祖。

后来人们逐渐把这段佳话浓缩成了“五子登科”，寓意事业有成、人生美满。进而又将五子登科延伸为人生五个方面的成功美满，涵盖了学业、事业、婚姻、家庭、财运、健康等范畴，至于是哪五个方面，现代人更是非常直接地将

田沧海有时移，男儿肝胆长如此，国民责任在少年，君其勉旃吾行矣。

郑秋蕃是一个居住于雪梨（今译作悉尼）的中国侨商，也和梁启超一样积极主张维新变法。他所赠的《飞鹰搏鸢图》所描写的画境“君不见鸢鸟一击大地肃，复见天日扫阴霾”，与梁氏的《英雄独立图》有异曲同工之处。梁启超作此画是为年春日，与郑氏赠画（阴历二月三十日）几乎同时。因此，很有理由相信，梁启超的画是受到郑画的影响，或者直接对郑画的传移摹写。但无论怎样，对于一个年仅二十余岁的年轻学者和政治家来说，梁启超一出笔便能达到如此画境，也算不易了。

当然，会不会有人假托梁启超之名而行贗鼎之实呢？本次展览会举行的时间是1933年，其时离梁启超下世仅仅四年，主事者对其偶擅绘事的情况应该并不陌生。再说，在筹备委员中，王献唐（1896—1960）是有名的金石书画和文献学家，又和梁启超有至交，他对署款为梁启超的《英雄独立图》应该有一个准确的判断与鉴赏。在以王献唐为代表的筹备委员所精选出来影印的画作中，除梁超而外，尚有禹之鼎的《渔洋幽篁坐啸图》，王翠的《山水》，高凤翰的《文选楼草赋图》《云烟过眼图》，蒋廷黻的《茶花灵禽》，郎世宁的《画菊》，黄慎的《人物》，孔兰堂的《兰竹》和邓石如的《隶书三言联》等，从图像上看，都是不错的作品。因此，对于挚友的画作，王献唐自然不会偷眼。再从隐约可见的梁启超题识看，也和梁氏早期书风并无二致。因此，作为梁启超早期助勉弟子的游戏之笔，《英雄独立图》应该是信而有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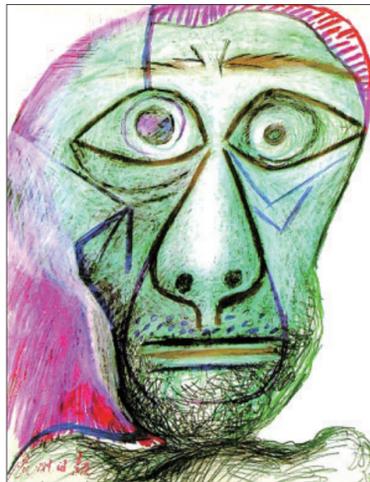
（朱万章 作者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一起玩

老舍是喝过洋墨水的学者、作家，怎么能跟齐白石老人“玩”到一块儿呢？这里头的原因不能光看“皮儿”，还得看“瓤儿”。老舍曾经给白石老人出过这么一个题目，《蛙声十里出山泉》。大伙儿也知道这张画最后是什么样儿，又是一本《小蝌蚪找妈妈》的小说，您说厉害不厉害？西方有很多画，画得实在好，但只是到了近代他们之中的佼佼者才逐渐明白了画里头要有自个儿这个道理。要是比起中国画能占上“时间”“文学”什么的这些“点”，他们还缺得多，还不够复杂，也可以说他们还没有中国人那么“坏”吧。老舍和齐白石能玩到一块儿的原因就是因为“坏”到一块儿去了。

老舍和齐白石玩到一块儿的第二个原因恐怕就是“俗”。老舍玩的是京俗，齐白石玩的是土生土长的俗。比来比去老舍大概觉出两种俗之间的“差”。“差”在哪儿呢？差在京俗还是皮儿，土生土长的俗才是瓤儿。京俗还是浮在外表的“面儿”，是现象。土生土长的俗才是瓤儿，才是“底儿”。城里头的事儿都是虚架，在农村实实在在的底儿上面的。老舍一辈子挖“根儿”，白石老人一辈子也挖“根儿”，只不过两个人是在不同的两头一块儿挖，挖来挖去，挖来挖去，嘿！通了！

（作者为原荣宝斋书画鉴定师）



毕加索自画像

（大洋网·广州日报）